

抵岸、淚與笑

我們都是慣住陸地的人，在船上總是步履浮浮的。三十八小時多的海上生活，早已够我們受用了。聽說要見陸地，要抵岸，那的確是令人興奮。那天——七月十一日，只有四點多鐘的清晨，我們全都起來了。當我踏上甲板的時候，天還昏昏的，星星還未隱起來。第一陣海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，站在左舷，很清楚可以看見一列很黑的東西，連在海的那邊，還附着點點閃耀燈光。那是基隆，那是岸。見了這岸，才知道自己原是多麼的想念岸。但這時離開我們能真正踏上岸的時候還差五個鐘頭，至少我們還要在四川輪裏多吃一頓早餐及一頓午飯呢！

船停在港口附近接受檢查。基隆港給我第一個印象是那個由兩度長堤圍成，很狹窄的進出口；還有小山上那幾棵樹，瘦瘦的卻有點呆直站在那兒。工廠的黑煙從它們身上掠過，顯得有點不自然，但也怪可愛。

檢查手續對於我們，只不過是例行公事，很容易便通過。不知道為什麼，當手續完後，我卻還站在檢查桌旁邊。突然，一個站在桌後的軍人迎上來，對着正站在我身邊的人發話：「你是某某的母親麼？」一個老婦人迷惑地望着那軍人答道：「是呀！怎麼……」那軍人截着說：「你兒子正在碼頭上等着你，他叫我來照應照應，你千萬別擔心。」這時，站在老婦人旁的一個十五六歲女孩，就提着聲喊着：「呀！是哥哥，是哥哥。」老婦人、小女孩，面上都是一片歡欣。片晌，老婦人向那軍人斷斷續續地說着：「先生……請你……一會兒告訴我……那個……是……我的兒子……啊！因為……因為……離開十多年了，恐怕……我認不着……」在她面上只是一片淚光罩着一個笑容，我痴痴的看着她，真想看看她和兒子再見的一刹那時是怎樣？可惜，上岸時我是最後一批，錯過了。應是重逢的喜悅呀，這是千萬離人中，偶遇機緣的一個喜劇，其他的呢？別來生死兩茫茫，悲劇還多着，那片淚光，那個笑面，使我難忘。

手續完成後，船用最慢速度向碼頭進發，經過一列列的貨倉，倉頂寫着大到不得了的字：「反共抗俄」，「光復大陸」，一個個字進入眼中腦中，是辛酸的、難堪的。（第一次看到這些口號、標語，心裏十分不好過。）正在這時候，那些「難胞」都站在船舷，拉着聲唱剛練好的國歌，喊口號。（我聽不見他們喊些什麼？只聽見含糊一片的沙啞聲音。）鮮明的國旗也幌來幌去，令我感動的是那些在岸上的人，他們都停了工作，脫了帽，揮動着，有些又在鼓掌，我直覺地感到，他們都是很「真」的！

船到了碼頭；一大堆的人在那兒等着。爆竹、鑼鼓，舞動着的南獅，鬧作一團，活像歡迎英雄凱旋似的。有人在哭，有人在笑：我給弄得麻木了，好一個一塌糊塗的世界。我沒想過，我會帶着空白一片的腦袋，踏上這陌生的「祖國」！（三）

